

# 新聞學\*

彭家發

從媒介傳播的歷史觀點來看，新聞學起於新聞業界的實務操作、管理和研究，至十九世紀、二十世紀之交，已在德國和美國形成學科，而傳播研究和大眾傳播理論，則遲至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，才在美國開枝散葉，成為社會學另一支學科。所以論資排輩，新聞學的歷史最為悠久，最具歷史因由，最能深嵌於社會，對於新聞業界最有實質貢獻和影響。也正因為它的實務性內藏因子，至大眾傳播勃興、大眾傳播理論研究為研究者好為用之之後；陡然，冒出「新聞是否有學無術」之討論和爭議。一度為顯學的新聞學似乎逐漸在圈中聲沉，崛起的是大眾傳播的種種研究；不料，大眾傳播學科風光了一陣子之後，第二代新媒介日漸普及，大眾傳播相對萎縮，報紙閱讀率下跌，雜誌販售量大不如前，聽廣播的人、看電視的時間甚至到電影院看鉅片的機會也大大減少了；取而代之的，是分眾化（*dymassified*）、小眾化、個人媒介、上網、用電腦，大眾傳播媒介風光，實難與往日相比。

學校的傳播課程，當然不會落後，新媒體相關科目，開個如雨後春筍，而大眾媒介相關課程名稱，也漸次祇冠上、嵌入媒介兩字為已足，表徵著媒介形式的時代性變遷。可是，當中課程，自始即存在些疑問，即這些新媒介課程，比較集中在技術和操作控制的傳授，至於媒介在社會的真實操作面貌，則較少受到社會大眾和學者專家注意，研究課題零落，理論建構沉寂，而縱或學者之研究有得，又缺乏將研究報告，改寫成通俗易懂文書之出版機制，令社會大眾、專業人士和學生們得益。在缺乏相關條件、科目配合之下，

\* 彭家發等人(2005)《新聞學》，台北：空中大學，本文是作者序。

一個新聞或傳播科系畢業學生，缺乏對新聞學或傳播學一般概括性了解，甚而連基礎常識亦付闕如者，似乎並非誇大其詞。新聞傳播系科老師，有時真是有口難言。當社會感覺新聞一片亂象時，民眾就會「刑其師」一樣，責問他們：「你們是怎樣教學生的？」，當新聞報導一片腥色性時，朋友就會請問他們：「這是你們學系的學生嗎？」

抱著推廣新聞學，增加民眾新聞學知識宏願，我們實在欣賞國立空中大學之連續開設新聞學一科理念，故而樂於再度為國立空中大學撰寫《新聞學》書類。新聞學不但有術，而且有學，不但有學，更加學海無涯。為了撰述，我們必得參考台灣本地、大陸、香港、澳門以及英美等地的新舊學術著作、書籍和期刊，也得不不停地蒐集報紙，雜誌資料以為例證。我們忝為人師，所謂「師嚴（謹）而後道（理）尊」，我們的心願是以學術寫作的專注態度去撰述（故著意於學術寫作格式），但行文則盡量深入淺出，提高可讀性，實用趣味令同學們易於吸收接納，並以此為基礎，再深入研究。

類似這類目標讀者為大學生的書，書商多印上「大學用書」字樣，以廣推銷，並點出書類重點；然而，在學校教學評鑑中，此種書籍，可能只被定性為「基礎」之學，通常只佔學術研究的一丁點積效，甚而不予計算「積分」，每令老師們感到心勞日拙，有心無力。所以實在感謝蘇蘅和張寶芳兩位教授同儕於教學、研究和服務——「百務纏身」之餘，「拔筆相助」，令我又感動、又感謝。蘇蘅教授大學學的是法律，學有專精，又從事新聞實務工作多年，請她來寫法律和報紙方面專章，是個很洽當人選。張寶芳教授曾在矽谷從事網路科技研發工作多年，又致力於新媒體教學，借重她的專長來為本書寫新媒體，也是再理想不過——兩位教授都是實務與理論兼顧的專才，在我們新聞傳播教學圈中，都有很高專業地位。

新聞學原就是「什麼都有些」(something on everything)，故我們盡力蒐羅，讀者當可以感覺到，凡與新聞學沾得上邊的主要內容，資料雖然日新月異，但基本上，在我們著作中幾已網羅入列，當然，許多的論述內容，是前人努力研究成果，我們方得以摘述其精要以饗大眾。在眾多資料中，由於學術發展淵源，本學科不得不以歐美資料為主，其他國家、地區學者的研究著作為輔，這也是本類書籍結構性資料取材所在。

我們在著述時，已力求小心謹慎，如有任何疏誤，應由編著者——本人，負全部責任。

**彭家發謹識**

民國 94 年元旦書於台北綠漪山房